

喋血狼烟

新 新 新

44.572  
C2072

882399

社 3



10036415
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 
图书馆  
收藏专用章(1)

王希亮 著

# 喋血狼烟

群众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93号

喋血狼烟

王希亮 著

---

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07千字

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

---

ISBN7-5014-0442-0/I·134 定价：5.50元

印数：0001——6000册

## 内 容 提 要

李海青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抗日英豪。他啸傲草莽，凭借义匪武装杀富济贫，除暴安良，不期身陷缙继，落难而成死囚。

“9·18”的民族危机使引颈待戮的李海青死里逃生，从此走上了杀敌卫国的沙场。他率领旧部，转战白山黑水之间，与虎狼之寇展开了殊死险恶的浴血苦斗。他忠勇刚烈，战功卓著，是抗日军中一员立马横刀、敌闻丧胆的虎将，曾深得马占山、冯玉祥等爱国将领的嘉许和喜爱，最后却为奸人所害，英雄饮恨，血洒平西。

本书以史料为依据，真实地凸现了主人公坎坷崎岖的人生际遇，戎马倥偬中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纠葛，以及叱咤风云壮怀激烈的战斗历程。故事情节跌宕起伏，曲折奇险。草莽绿林的雄浑粗犷，使本书情致独特，别具一种阳刚之美。

## 目 录

第一章 绿林生涯.....	( 1 )
一、引子.....	( 1 )
二、漫漫风尘路.....	( 6 )
三、抉择.....	( 11 )
四、新途.....	( 17 )
五、忌嫌与阴谋.....	( 23 )
六、身陷缧绁.....	( 30 )
第二章 揭旗抗倭.....	( 38 )
一、古城风浪.....	( 38 )
二、义释海青.....	( 45 )
三、勾结.....	( 52 )
四、重逢.....	( 58 )
五、冤家路窄.....	( 66 )
六、意外收获.....	( 74 )
第三章 南下.....	( 82 )
一、飞兵解围.....	( 82 )
二、苦肉计.....	( 92 )
三、比武借路.....	( 98 )
四、雾海孤舟.....	( 105 )
五、力克扶余城.....	( 114 )
第四章 旌旗指处.....	( 120 )

一、	军法如山	( 120 )
二、	操练场上	( 128 )
三、	血洒农安	( 135 )
四、	风雨扶余	( 141 )
五、	花烛夜	( 149 )
第五章	转战三肇	( 156 )
一、	利剑	( 156 )
二、	釜底抽薪	( 162 )
三、	内奸	( 167 )
四、	绝处逢生	( 173 )
第六章	噩耗	( 182 )
一、	兰西晤叙	( 182 )
二、	夜战拉哈	( 188 )
三、	噩耗	( 197 )
第七章	九死一生	( 205 )
一、	探路	( 205 )
二、	除奸	( 211 )
三、	血肉情深	( 218 )
四、	险境	( 226 )
五、	古刹神医	( 234 )
第八章	决战	( 241 )
一、	千般磨难	( 241 )
二、	海满烽火	( 248 )
三、	血染昂昂溪	( 254 )
第九章	挥泪出关	( 263 )
一、	雪夜寻夫	( 264 )

二、各地战事.....	( 269 )
三、南下路上.....	( 274 )
第十章 再征沙场.....	( 283 )
一、困顿关内.....	( 283 )
二、投效冯玉祥.....	( 289 )
三、北征.....	( 295 )
四、同盟军瓦解.....	( 301 )
第十一章 殉国.....	( 307 )

# 第一章 绿林生涯

## 一、引子

“砰，砰——”，松嫩平原一望无垠的原野里突然传来一阵尖器的枪声，几只正在草丛中贪婪地掠食嫩草的狍子惊诧地抬起头，瞪起受惊的眼睛张望着四周。只见两匹快马一前一后箭一般飞驰而来，跑在最前面的一匹菊花青四蹄腾空，“咳咳”长嘶，简直是在草尖上腾飞，(马上之人二十五、六岁，满脸淌着热汗，)身体紧紧贴在马背上，一只手拎着大镜面匣子，嘴里不住地吆喝着：“驾，驾——”。在他们的身后不过几十米远紧紧追上来一支马队，吵吵儿伙地呼喊着：“不要跑了李海青！”“抓活的有赏——”。子弹翻飞，尖厉刺耳，宁静的草原顿时喧腾起来。

李海青轻轻举起大镜面，身子微微一扭，“啪啪啪——”一梭子子弹飞了出去。身后立时传来“哎哟！”“妈呀！”的叫喊，两名官军大头朝下栽落马背，追随在后的马队一愣神，速度放慢下来，趁这个机会，李海青高喊一声：“海龙，跟上，进屯子！”

菊花青很理解主人的意思，鬃毛一抖，四蹄凌空，卷起一股旋风直向前面的村子射去，紧紧跟随在后的海龙不过是位十八、九岁的少年，还带着几分稚气的脸上腾着热气，汗水顺着脖梗直往下流，只见他牙一咬，猛地一磕马肚带，战



马飞一般紧跟了上去。

眼前是一座和谐温馨的小村庄，村头几株高大的柳树在微风中摇曳着纤细的臂膀，似乎在迎接这两位不速之客。村子里幽静安谧，炊烟袅袅，也许正是早炊时节，街面上看不见人影，只有一群嫩黄色的鸡雏围着一只老母鸡吱吱喳喳地欢叫着。李海青催骑闯进村子，兜马一拐弯，迎面是一座绿树遮掩的高墙院落，与邻近的茅屋相比，显得格外气势，海青回头瞥了一眼身后，见官军没有追赶上来，冲海龙一指围墙，喊了一声：“上！”说时迟那时快，海青双手一拍马颈，两条腿嗖的离开马蹬，就象一只燕子钻天飞了起来，正好稳稳当当站在马背上，然后一个旱地拔葱，如一只敏捷的山猫轻轻跳到大墙之上。海龙也学着他的样子嗖的一声上了大墙，两匹战马依然扬起四蹄，“哒哒哒——”向前飞驰——就在这时，官军马队追了上来，高呼道：“在那儿，别让李海青跑了！快追！”“追呀——”，马队掠过大墙直奔战马飞驰的方向追去……

李海青跳进墙内，蹲在树棵底下，抹了一把脸上的热汗，冲海龙使个鬼脸：“兔崽子，让他们追去吧，老子该喘口气啦！”

“谁呀？”突然，树棵外传来一个尖细嫩稚的声音，李海青一惊，蹭的拽出大镜面，把身子紧紧贴在树干上，虎虎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细碎的脚步向这边走来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透过树丛的间隙，好象一只雪白的大蝴蝶抖动着翅膀，李海青二人屏住呼吸，眼看着一只细嫩的小手伸进丛生的枝条，接着，探出一个俊秀的小女孩的头来。“妈呀——”就在这一刹那间，小女孩尖叫一声，身子

一瘫坐到地上，海青一个箭步窜了上去，见这位小女孩不过十六、七岁，穿一件白府绸的学生裙，圆圆的脸盘，两只大眼睛忽扇忽扇透出惊讶、恐惑、怯懦的目光。

海青见状，把大镜面插进腰里，温和地说：“小姐，别怕，我们不会伤害你。”

“你——你们是——”，小姑娘神色紧张，两汪亮晶晶的泪水在眼窝里转动，恐惧地问。

“快起来吧，裙子该埋汰了，你放心，我们不是坏人。”

小姑娘半信半疑地站了起来，一步步地向后退，海青冲海龙使个眼色，海龙几步绕到小姑娘身后，小姑娘越发紧张起来，“你……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“小姐，我们借你家这块宝地歇歇脚，一会儿就走，你放心好啦！”

小姑娘脸色煞白，默默冲海青点点头，一面往后退着身子：“那——我该回家了。”

“先别急，这件事不能让你家里人知道，明白吗？”

小姑娘又点点头，禁不住地问：“那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说出来你可别害怕，在下便是李海青。”

“啊——”，小姑娘一声惊叫，刚刚有些镇定的情绪又紧张起来，白惨惨的脸上浸出汗珠，连两条腿也不住地颤抖着。

海青见她这个样子，心里有些可怜起来，笑着说：“你看，我也是个人，又不是吃人的妖怪，有什么好怕呢？你先呆一会儿再走，咱说到做到，绝不——”

突然，墙外传来杂沓的马蹄声，一个声音喊道：“这小子一定躲在村里，给我挨家挨户地搜！”

海龙一惊：“大哥，兔崽子又兜回来啦，怎么办？”

“别慌，人不死总有救！”海青又一把拽出大镜面，贴在墙跟静静听着外面的动静，村子里到处响起“嘭嘭嘭”的砸门声，鸡飞狗叫，叱骂声四起，一个宁静的小村到时间乱成了一锅粥。

这意外的情况倒使小姑娘一下子镇定起来，她冲着海青问道：“他们——是来抓你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快！跟我来——”小姑娘一甩秀丽的黑发，急促地说了一声，转身向院子深处走去。

海青、海龙对视一眼，都没有说什么，默默跟在小姑娘的身后走去。

这是一套标准的东北乡绅的住宅，东西两趟厢房青砖到顶，中间的正房高出一头，飞檐下垂吊着几只小铜铃，风一吹发出悦耳的金石声。小姑娘领着二人左拐右转，最后绕到正房后院，这里是一小块樱桃林，通红的樱桃一嘟噜一嘟噜的闪动着笑脸，翠绿的叶子滚动着露珠，显示出盎然的生机。小姑娘弯着腰钻进樱桃林，找到一个地方停下脚步，手一指，说道：“这是俺家菜窖，他们不会找到这儿。”

海龙上去一把拽开菜窖盖子，露出黑呼呼的洞口，迟疑地望着海青。

“下！”海青瞅了一眼小姑娘，蹭地跳进菜窖，海龙也跟着跳了下去，菜窖盖跟着盖了下来，里面立刻黑咕隆冬，阴森凄凉，海龙紧握手枪，低声说：“大哥，这小丫头片子

要是把咱卖了，可让他们堵个老实的！”

“我看——未必……”

不一会儿，隐隐约约传来嘈杂的喊骂声，不明物体的撞击声，杂沓的脚步声连同此起彼伏的狗吠声，海青二人屏神静气，紧握手中的家伙，预防着意外情况的发生。

约摸过了两个时辰，菜窖门突然开启了，一缕阳光洒进洞里，晃得海青眯缝起眼睛，手中的枪却握得更紧。

“哎，出来吧，他们走啦——”

海青没有动弹，把身子紧紧贴在洞壁静静听着外面的动静。

“快出来吧，他们真的走啦。”

海青确认外面没有什么动静，这才纵身跳出菜窖，只见那位小姑娘歪着脑袋，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矜气，笑眯眯地望着海青不声不语。海青这才仔细地打量了小姑娘两眼，见对方那张圆圆的脸蛋白里透红，两只大眼睛如两泓清泉，长长的睫毛，微翘的小鼻子，樱唇，皓齿，恬静、端庄、娴淑……海青的眼前突然模糊起来，站在面前的哪是什么小姑娘，莫不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，下凡来解脱自己的大难？！他愣愣地站着、瞅着，直把小姑娘瞅得羞怯地低下头，他这才回到现实，顺手从腰间解下哗啦响的钱袋，“咣当”一声丢在小姑娘的脚下，双手一抱拳：“小姐，救命之恩，海青没齿不忘，容当以后图报！”

说完，他一招手，二人顺来路直奔大墙，一纵身翻墙而上，犹如一对飞燕跳到院外，撒开大步向村外而去……

## 二、漫漫风尘路

海青二人一路上不敢怠慢，抄小路，走荒甸，回到草寨已是夕阳西坠，夜幕低垂，离寨门还有百十步远，就看见二当家的海蛟正领着一伙弟兄站在寨门外张望。“大当家的回来了——”。众弟兄瞄见海青二人的影子，都一呼围了上来。

“大哥，你可回来了，让弟兄们惦记坏了！”海蛟长得膀阔腰圆，三十多岁，一脸大胡茬子，脸黑得象块炭，敞着怀，胸前露出一排黑毛，那模样真和戏台上的山大王差不多。

海青笑呵呵地说：“和冷子转了几个磨磨，让弟兄们等急了把！”①

“可不是，光看见大哥和五弟的廉子回来，真寻思你们失了风，②”师爷王利本挤上前来，他是一个白净汉子，留两撇八字胡，眼角总是堆着微笑。

“失风？没那么容易，俺还没活够哩——哎，老二，东西都牵回来啦？”

“牵回来了！多亏你和五弟把冷子引走，不然，弟兄们就白打一场响窑，这回，让姓云的哭大天去吧！”③

---

① 冷子：绿林暗语，即官兵。

② 廉子：战马。失了风：交战失利、被擒之意。

③ 响窑：即有武装保卫力量的村寨。

“哈哈——”众人迸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。

“弟兄们，都进聚义厅，给大哥摆酒庆功！”王利本吆喝道，照应着众人向草寨里走，聚义厅里早摆好了几大盆热气腾腾的花脸磨炖猪肉，散发出诱人的喷香。海青肚子里早就咕咕乱叫，一见这场景食欲大开，立即坐了下来，马上有把什端来大碗酒，摆上助手子，<sup>①</sup>又端上烤山跳，烧全鸡，凉拌黄花菜之类，聚义厅里立时喧腾起来，杯盘撞击声，大口大口的咀嚼声，吆五喊六的划拳声，还有那嘻嘻哈哈的欢笑声溶成一体。

酒过三巡，王利本一张白净脸象是蒙上了一块大红布，酒意朦胧地说：“大哥，姓云的这小子扒坟夺地卖寡妇，缺他妈的八辈子德了！早该收拾收拾他，哼！就算这小子便宜，躲在省城没回家，要不，我就把他碎尸八块！”

这位姓云的名叫云振卿，是肇东县知名的富户，为人刁钻阴狠，手眼通天，官府上上下下都有一把子人，近来又混上省政府委员的官衔，更是不可一世，为所欲为，为龙江地面的一霸。海青老早就想教训他一顿，今天这才得了手。

“这时呀，只见一位披一身轻纱的美妙小女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——”。那一边，海蛟、海龙，还有老四海彪几个人围坐在一起，正听海龙津津有味地讲述着白天脱险的经过，海蛟等人听得愣神，不时传来一阵阵“啧啧”声，末了，海蛟一拍大腿，冲这边喊道：“大哥，这真是你的造化，遇见了转世菩萨，改天真得好好道谢人家！”

一番话说进海青的心里，不知为什么，他心里上下翻腾

---

① 把什：绿林中的贴身护兵。助手子：筷子。

着说不出是啥滋味，便把酒碗一推：“我有点乏，弟兄们喝着，我先去歇了……”

海青回到卧室，倒在床上一个人犯了呆，他的眼前又出现那位不知名的小姑娘，小姑娘忽儿吃惊地望着他，忽儿又身披一团光环变成了大慈大悲的南海观世音，他使劲眨着眼睛，小姑娘和观世音都不见了，眼前又是那间熟悉的茅草房……

多少年来，风风雨雨，海青一直在刀尖子上过日子，这期间他也曾历经劫难，也有过几次死里逃生，硬是从冷子的枪口底下逃出性命，也曾碰见许多好心人帮助他挣脱罗网，然而，象今天这种蹊跷事还是第一次。

海青翻了一个身，床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。“唉，也够拉虎的了，为啥没问问人家的名字，往后也好有所图报……”。李海青原名李青山，山东夏津人，八岁那年随父母闯关东，不久父母双亡，小青山便为肇东大地主云振卿放牧牲口，小小的年纪还没有马背高，艰辛的人生旅程便在他的心头刻下了深深的烙印。他终日和马群厮磨在一起，把马当成自己最忠实的伙伴，常常一个人跨上一匹没有鞍佩的烈马，放纵驰骋在浩淼无际的原野上，尽情领略耳边呼呼的风响，浏览四周颠倒飞驰的奇景，疲倦之时便溜下马背，倒在柔软的草地上，眼望长天的白云，数着掠过眼前的飞鸟，静听着草丛中蝈蝈的欢叫……大自然陶冶了他纯朴、豪放、厚重的性格，也使他练就了一身超人的马上功夫，无论多么暴性的烈马，经他手一驯便服服贴贴。

民国十一年，从扶余下来一股辮子，首领报号“占东边”，一顿枪炮圈走百十匹上等好马，云振卿见破了财，把

火气发在小青山身上，硬说他通匪，一顿皮鞭打得他浑身上下冒血筋，然后一脚踢出不管。小青山拖着满身的伤一瘸一拐钻进叫花子房，幸亏几位穷哥们一碗水一勺汤地调养他，这才复元了身板，小青山一发狠，到肇源柳条寨投了“天胜”绉子，开始了绿林生涯。

海青怀有一身马上绝技，加上他生性聪颖，投入绉子后潜心学习枪法，很快又练出一手枪打飞鸟，十拿九准的好枪法，在绉子中倍受尊崇，以后又独成一绉，报号“海青”，专与富户大贾作对，纵横于松嫩平原、三肇一带。

海青者，又名海冬青，原是栖息松花江沿岸的一种猛禽，貌似鹰，体态略小，性凶猛，动作敏捷，以捕食飞禽、鱼类和小动物为生。从此，莽莽的大草原出现了一支海青队，他们打响窑，抗官军，绑肉票，劫富商，却从不骚扰贫苦百姓，龙江地面提起海青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李海青也便成为富人们憎恨唾骂，谈之色变，穷哥们暗竖拇指哥，由衷钦佩的传奇式人物。

海青手下有四位弟兄，老二海蛟，原是一支绉子的大当家，从小混迹绿林，枪马娴熟，艺高胆大，慕海青英名率绉子拉了对马，<sup>①</sup>就任海青队的二当家。老三王利本，原是肇东县普济堂中药铺的东家，颇通中医学，后来普济堂被云振卿挤黄，王利本一气之下投入海青队当了师爷。老四海彪也是肇东县人，打短工出身，与王利本是姑表兄弟，随王利本加入海青绉子，如今是海青队的水相。<sup>②</sup>老五海龙小放猪出

---

① 拉对马：合并、联合之意。

② 水相：绿林中负责站岗放哨的头领。



身，有一年海青队打开他主人的村寨，不足十五岁的海龙不堪忍受地主的欺凌打骂，执意要跟着海青队闯荡江湖，海青见他机灵倔强，便留在身边，着意传授他武功，海龙也不负所望，没几年出没得俊俏英武，武功超人，如今是海青队的炮头。<sup>①</sup>

海青躺在床上迷迷糊糊，朦胧中又看见那位不知名的小姑娘，穿一身乳白色的拖地长裙，头上扎着方巾，一头乌发披撒下来就象飞泻的清泉，手里拿着一支娇翠欲滴的柳枝，笑容可掬地站在床前说道：“海青，我来超度你——”

海青淡淡一笑：“超度我？笑话！咱一不使昧心钱，二不杀冤枉鬼，专门整治那些乌龟王八蛋！心里没愧！”

“你大难就要临头，还不醒悟，快跟我走吧——”说着，小姑娘把手中柳条轻轻一拂，海青竟飘飘悠悠地离开了卧床，升到半空，他极力挣扎着喊叫着：“不，我不能把弟兄们丢在这里——”

说来也怪，屋内突然卷起一阵黄砂风，刮得海青睁不开眼睛，小姑娘端庄、娴静的脸上现出一丝微笑，手一招，立时从窗外飞来一朵祥云，托着小姑娘悠悠飘去。海青一急，睁开了眼睛，只见东窗外已现出一片青灰色，草塘子里呼呼刮起了旱风，远处传来雄鸡“喔喔”的啼叫。天，快亮了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炮头：绿林中负责作钱、冲锋的头领。